

## 似水流年

## 殷殷师生情

去年腊月初三，暖阳高悬。

曾经的金塘柳行中学旧址迎来了初中毕业四十周年的八零届学生。当年的学子踏上这块钟灵毓秀之地，仿佛重返青春岁月，欢声笑语划破了往日的沉寂和宁静。

这片土地上，校园不再，而小山依然，香樟依然，水库依然，古井依然。物依然，人已老，青丝染白霜。不老的唯有那股殷殷师生情。

“同学们，我们来张合照，徐老师，您站在中间。”“好啊！”本来在校址上分散的人群一下聚集在一起，以小山岗为背景，近20位同学排成横列。经过四十年风雨洗礼后的坚毅和从容，在“咔嚓”声中成为永恒。

“没和徐老师合拍过的再来一张。”“来了。”这次列成一字形的是十来位美女大妈。岁月如梭，而她们的脸上依然散发着青春气息，眉宇间多了几分深邃和成熟。

“咔嚓咔嚓……”水库坝上，小山岗下，大樟树旁，师生们一张张合照在瞬间诞生。

欢聚期间，我收到了一箱柑橘，是一位长年在外面打拼的学生送的；收到了集体惠赠的一包礼物，其中有一条柔软的咖啡色羊毛围巾。以前不管怎样寒冷，我几乎不喜欢用围巾御寒，唯独去年底，破天荒地围了好多天。北风凛冽，天寒地冻，围上它，感到浑身暖和。

严冬的寒冷是刺骨的。可这一刻，那一箱柑橘、一条围巾、一次次合影，都令我心底涌起温



作者(中)与部分学生合影

暖，幸福感满满。

正月初二那天，有一位学生微信告诉我，说大家都很想您，邀请您初四晚上到沥港李园饭店相聚，并有同学驱车接您，您一定要到。我欣然答应。正月初四下午5时左右，一辆小车载着我从定海直驱金塘沥港李园酒店。到酒店时，已有十余位40来岁的中年男女在客厅恭候。

他们是柳行中学九三届学生，有好几位初中毕业后近三十年和我未曾见面。见我到来，他们连忙围过来和我握手，嘘寒问暖。有好几位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外面打拼，或从医或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，大家都忙于工作，平时偶有微信问候却少有相聚。饭间，大家觥筹交错，举盏频频，互致祝贺，叙旧话新，客厅里荡漾着浓浓的同窗谊师生情。

“来，我们和徐老师来张合

徐国南

影。”当年的老班长提了个建议。大家马上在我后面站成弧形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温馨的氛围、盈盈的笑容、美好的时光都定格在刹那那间。

酒兴正浓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位八零届学生打来的。该学生到北京搞装修已三十余年，现为北京装修界领军人物。上个月该届学生聚会，他因工作忙未能如愿，却和我加了微信。当他听说我已有三十年未去北京，就热情邀我赴京旅游，并说“您来北京尽管吩咐，我都会安排好的。老师您能给我服务的机会，这是我修来的福分，是件幸福的事”。他的话字字句句都蕴含着师生情谊。

春节期间，他从北京驱车返回金塘。正月初三，他和我联系，准备初四特地到定海看望我。我告诉他：应九三届学生之邀，我初四晚上赴金塘沥港李园酒店，我们可在酒店相会。故正当我和九三届学生举盏频频之时，他驾车赶到，并随带箱橄榄油。

三十余年不见，分外亲切。他说老师自称为“老朽”其实并不老，而是“神采奕奕，身材挺拔，比当年更显优雅”。我说：“老矣。老眼昏花，头发谢顶，牙齿脱落，反应迟钝。”师生在亲切诙谐的气氛中执手交谈。第二天，他在微信中又说：“老师，您是伟大的。日后有机会希望多见面。我衷心邀请您携家人到北京来看看，我们在北京相聚。我挺喜欢您讲课的。”

殷殷师生情，拳拳学子心。严冬是肃杀无情的，而师生情却如暖阳似火炉，驱散寒冷给人温暖，令我倍感幸福和自豪。

诗情画意

## 家酒

徐豪壮

喝过不同品类的酒  
多是大众熟悉的  
只有自酿的家酒滋味不同

幼时。晚稻收割完  
父亲会拿出  
一只可装30斤酒的酒瓮  
一锅烧熟的糯米，倒入瓮中  
搅拌。补水。放入酒曲  
几天不停地搅拌  
待气泡汩汩冒出  
盖上粽叶，用泥封了  
隔个半月  
一瓮过年喜庆的家酒  
酸酸的、甜甜的  
厨房弥漫着酒香  
却喝不尽半碗

现在。偶尔喝自酿的酒  
那是岛上某家的酒  
或白中透黄，或清冽透明  
入口却没有丝滑的感觉



## 拔下天空上 一根根彩色的羽毛

□枫舟

许多人没发现，想不到  
我看见天空波浪一簇簇彩色的羽毛  
手机一按便能拔下  
是的，我是写诗的摄影师

流经身边的小溪，我拦腰握在手里  
数万张招手的叶子，一个镜头足够  
远在天边的橄榄树  
我触摸到它伸向初日的小手掌

从没有想过什么名和利  
我追赶的是深夜的星月和流萤  
我望着天空发呆和空想  
我有颗长不大也不想成熟的童心  
我只是读写和相信童话故事

也许有点不接地气、不着边际  
可我每天都从天空上拔下一根根彩色的羽毛  
装订为一本十万页厚厚的画册  
有一天进入书房、放上书架  
无聊时，烛光下，请与我亲近和交心

## 生活滋味

## 郭伯

母亲在这个小岛上有个远房表哥，其实也就比母亲早出生几天，小时候我叫他郭阿伯，后来把“阿”字省掉直接叫郭伯了。

郭伯是个农民，身材魁梧，脸庞红扑扑的，手掌大而粗糙。郭伯憨厚亲切，见到我，总笑呵呵地叫我“小红兵小红兵”，我有点爱理不理，心想郭伯真笨，“小红兵”三个字也会读错。母亲说郭伯只读过两三年的书；我算是工人子弟，那时心里多少有点鄙夷他的意思。有一年，郭伯的老婆病亡了，我家也去奔丧过。我远远地看见郭伯穿着白衣麻绳，忙里忙外，眼睛红肿红肿的。

后来搬家了，我初、高中都在城区读。高考落榜，但凭着高考分数幸运地进了行政单位。过了十年近似放浪形骸的青年生活，接着是分房、结婚、生养儿子。这样一说，已有几十年未见到郭伯了，他也基本在我记忆里淡忘了。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我想换个清静的住处，就在儿时小岛上买了房。偶有一次，我又见到了郭伯，他是认不得我了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
郭伯仍干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，脸庞还是红扑扑的，但

皱纹争先恐后地挤在了上面，魁梧的身材也单薄了许多，略略有点弯；不变的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。听母亲说，郭伯没再婚，一个人住在一套拆迁的小房子里。他有个女儿，也是没读几年书，嫁给了一个外地人，在一家服装店替老板管店，平时也没怎么来看他。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冒出这样的念头：凄凉的晚年生活。

有一天，我到小岛的东边小山上散步，山岙里绿树成荫、鸟语花香，树底下是一垄垄开垦的土地，几位老人散落着拾掇菜地。我老远就看到了郭伯的身影，他在伺弄着自己的菜地，虽然动作有点缓慢，但看得出他的稳健和娴熟。他把菜割下来，整齐地放到一旁的箩筐里，菜地边有一辆老旧的电动车。

这以后，我经常在菜场自产自销区看到郭伯，一副笑呵呵的样子，好像不是在卖菜，倒像在欣赏一幅人间烟火图。卖菜免不了讨价还价，有时顾客还价未免有点儿离谱，但郭伯仍是一副笑呵呵的样了，总是那么一句话：老板，你说好了，这个价买去吧。我曾带着郭伯幸不幸福这个疑问

仔细地观察过他，并且把自己和郭伯做了比较，一个资深的公务员和一个老农间的幸福度比较。

经过多次观察，我认为郭伯的幸福度是高于我的。按时下的说法，我和郭伯都是时代背景下的一颗灰尘而已。但郭伯这颗“灰尘”紧贴着时代的背景，随遇而安，宠辱不惊，表情和眼神显得稳健、平静甚至是悠闲的。而我这颗“灰尘”这山望着那山高，经常把自己弄得飞沙扬砾，在时代的潮流中飘摇不定，我能感觉到内心的焦虑和不甘，我的眼神肯定是没有平静满足的祥和光芒。

去年底，参加了周华诚先生的《不如喝茶看花》读书分享会。书的自序中写道：“看花是为了什么？读书、写字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就像随便出来走走，结果遇到了沿途的花开，听到了枝头的鸟鸣，时时有不期而遇的欣喜。”

我想，这句话来形容郭伯挺合适的，虽然他可能不知道看花喝茶的韵味，那是因为在用看花喝茶品味其中的意境，而他是完全不自知地沉浸在了喝茶的意境中了。

东海